





自警言編卷之八

出處類

出處 義命  
處患難 休致

悟道

出處

韓魏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韓魏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遺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崇宋璟又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以為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諂讒自



止過周公遠矣

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厲風俗知蘇公頌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穎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

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某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游定夫謝顯道諸丈人行亦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矣浮世利名真如蟻蠅過前何足道哉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



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特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皆治於家徃徃鑄削過為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

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司馬光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

王荆公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信斯言也



賈黯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  
無為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  
冠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  
豈以黯為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  
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  
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  
為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  
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而已何怪焉  
賈為之歎服

歐陽文忠公初坐論救范公仲淹遠貶三峽  
後元昊反范起為環慶帥辟公掌牋奏公  
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已利哉同其  
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

呂氏雜志云或問二程先生以呂公溫公出  
處為有優劣先生云正不如此呂申公世  
臣也不得不歸見 上司馬公爭臣也不  
得不退處蓋自熙寧初正人端士相繼屏  
伏 上意常不樂以為諸賢不肯為我用



故正獻公求在京宮祠以明不然 上意  
始大喜

忠文范蜀公鎮在許范公祖禹謁告省觀  
上遣使宣問賜銀百兩仍頒手詔龍茶命  
公賚賜蜀公初 朝廷既相溫公申公詔  
起蜀公欲以門下侍郎處之蜀公以書問  
出處於祖禹公以謂不當起蜀公得書大  
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君實已為  
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云此亦欲出矣

而三郎勸止遂已三郎乃祖禹第行家傳

義命

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  
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  
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  
以義不必言命又云君子以義安  
命小人以命安義  
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  
何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



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  
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  
柰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  
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  
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  
趨其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  
以上者設非為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  
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  
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

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  
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若  
乃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下者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  
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言命若在我  
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  
是為徼倖不可謂之命伊川先生曰雖不  
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  
子曰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



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  
命小人以命安義

范內翰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曰正其義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謂冲曰君子行  
己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胡公安國仕止夕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  
也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  
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

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其謂  
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  
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  
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韓魏公尤知命每誠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  
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  
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  
主為知己今泰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  
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為造物者所嗤世以為名言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徃徃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

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須看仕宦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既免未得須復為他官逃此之彼彼亦有不妥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為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為者如何耳苟自為者皆合道理而



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  
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師川  
曰極是亦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爲晚  
又言人只爲不知命故纔有些事便自勞  
攘若知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  
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  
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  
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  
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爲臧倉所毀不

遇魯侯而以爲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

也龜山語錄

劉彝一日謁曾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  
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  
之吾終不忘也彝曰士之淹速謫伸亦皆  
有命今姓名已蒙記錄而尚屈於不合之  
論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  
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  
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見



如君之言也

唐質肅公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內翰范公鎮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行即請致仕疏凡三上聞者皆爲公懼安石怒公落翰林學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集

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公旣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伯兄父病心疾公承事照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



編校秘閣書籍皆以冗病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辭甚懇至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為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於此無一人為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命

公在隨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



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蘇公頌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陞辭上曰朕屢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

久而自明祖父頓首謝

扈載顯德中以文章有名朝議以合爲知制誥樞密使王朴力薦之久未除改朴詣中書問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文學但斯人命薄不能荷負耳朴曰公當以才進入何言命耶未幾命載知制誥及召爲學士席未煖而卒識者以爲穀能知人朴能薦士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



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  
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作閑工夫枉  
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謝上蔡語錄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  
天命湏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才能斟量  
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  
瑕疵而獲謝或有喧聒時人視聽求見發  
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

衣致溫或世見躁競得者便謂弗索何獲  
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  
者便謂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  
益也凡不求而得者焉可勝算乎

顏氏家訓

蘇文忠公平生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  
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  
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  
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公實有焉



恬退

呂正獻公公著既中第詔叙次所業以進將  
召試館職公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  
不復索所業令徑就試亦不赴故 仁宗  
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奏事  
畢 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時  
仁宗臨朝淵默雖貴近亦罕聞德音公以  
小官對獨被褒語

范忠文公鎮字景仁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

和易脩敕薛簡肅公奎宋景文公祁皆器  
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  
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  
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  
實上列以吳春卿育歐陽永叔之耿介猶  
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  
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  
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  
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耻舊風遂絕



後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  
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此唯霓連蜷讀霓  
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  
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  
為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而  
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辯為校勘四年應遷  
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及汲於  
進取特除直祕閣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 上謂

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  
前日布衣朕擢為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  
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  
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  
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  
之鬱悒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  
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  
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  
榮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言高尚



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沈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

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

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得請

李瑞明辨疑謂非是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富鄭公韓魏公爲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  
以勸厲風俗知蘇公頌久次儒館不干榮  
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  
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  
真古君子矣

待制王公質子野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  
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  
戚必舊未嘗折顏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韓公維不好進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

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  
主簿丁外難服除闔門不仕 仁宗患搢  
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  
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  
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  
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文潞公爲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多  
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  
恬退之人則躁競者自知愧耻乃薦王安



石韓維張瓌皆擢用焉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張忠定公詠勸  
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廉謹知耻若舉  
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  
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  
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  
奔競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  
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

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  
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  
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  
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  
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  
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旦處安得有人  
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  
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  
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韓忠獻公琦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  
為顯職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為非宜公處  
之自若不以為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范  
公祖禹同編修供職秘省時王荆公當國  
人皆奔競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  
嘗諭荆公意以公獨不親附故未進用公  
竟不往見後章惇拜相公知陝州罷坐貶  
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怒  
之容修書于洛有終焉之志及登侍從無  
時不求退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  
就職及被貶責處之怡然嘗曰吾西蜀一  
布衣耳今復不仕何為不可

呂正獻公晦叔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  
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  
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家塾記  
建州有君子曰胡憲曰劉勉之非身所得外  
一毫不受此後生所宜法也近見世人緣



親姻故舊干求差遣為世鄙笑尤可戒也  
頃年嘗聞元祐間范忠宣作相其子子夷  
名正平當入遠忠宣欲以恩例換近地子夷  
第七堅不肯曰當入遠不欲以恩例求僥倖前  
人立志例皆如此

答舍人

韓魏公言希文師魯畏王沂公師魯初入館  
編校四年復欲得一差遣遂至中書援錢  
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  
年等列耶師魯終身以為媿

別錄

### 處患難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之計何有不  
可文王困姜里而演易若無姜里也孔子  
圍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  
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  
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  
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而  
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  
是之謂乎



章子厚與蘇東坡書云慎靜可以處患難東坡佩服嘉嘆不已

范忠宣公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

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願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與執政曰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免行歸白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愧而死諸子遂不止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



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  
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  
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脩身行已餘及  
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兒益康  
寧如在中州時

陳忠肅公瓘謫台州朝旨不下司行移峻急  
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  
久之人莫敢以居屋借賃者暫館僧舍而  
郡守以十日之法每遣廂巡起遣故十日

必為之遷一寺公處之澹然不以介意到  
台數月 朝廷起遷人石忒知州事且令  
赴闕之官士論訕訕咸為將有處分于公  
也忒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  
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隣人防守狀  
又置邏卒數鋪前後巡察抄錄賓客書問  
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殆至隔絕未幾復  
令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郡郡  
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旨取索尊



堯副本而慄為此以相迫脅耳公知其意遂發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耶慄非所料失措而應曰有尚書劄子卷簾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為係詆誣之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取尊堯集耳追攷至此復欲何為因問之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為詆誣時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

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攷此語攷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慄不待公言畢屢揖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臥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為撓慄亦終不能為害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



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  
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  
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  
來賤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  
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  
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疑  
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  
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  
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

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  
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  
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  
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  
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  
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  
迺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  
自是廣人寔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  
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



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父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

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惇等謀害公既不克是時昭懷寵



冠六宮隆祐幽廢博乃以公頃論禁中雇  
乳母事媒孽之始鄒志完亦嘗諫立劉氏  
坐竄嶺外至是詔應天少尹孫橐以檻車  
抵二公貶所欲收以致京師至泗濱聞  
哲宗登遐 徽宗即位置郵走赦孫即聞  
於朝乃不收

唐介既南遷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  
李師中待制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  
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

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  
未死茲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  
夫子不生還介至 神宗朝果大用官至  
執政時人以為詩讖之驗

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顯  
言排公廼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  
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曾公肇  
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  
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



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  
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  
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  
而公處之裕如也 行述

蘇文忠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  
侵蠻蜒所侮膏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  
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  
之窶又率衆為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  
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定也四

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  
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就官屋以庇風  
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  
畚土運甃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  
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  
亦無間也 墓誌

蘇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為罪  
深居自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  
默坐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



能也 呂氏雜志

紹聖間伊川先生有涪州之行自涪還洛氣

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

九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愠懣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經史自娛緼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聞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籛金公曰贖惠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韋以適已

為悅哉悉歸之君子謂公誠樂道以自安

無垢先生謫居九十四年杜門埽軌動止有

則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

然公題于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

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

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張公浚念秦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

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 上意又念太夫

人年高言之必被禍惡不能堪太夫人覺



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  
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  
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 陛下至再三公  
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疽於  
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  
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 陛下謀之  
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猝檜大  
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書尚書無逸篇具  
劄子為賀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

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  
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  
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  
饒之於石家傳人誦焉二十年九月移永  
州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若無能  
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  
將言公者必咨嗟歎息至小兒婦女亦知  
天下有張都督也

休致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  
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  
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名節  
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  
更俟驅逐乎初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  
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  
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  
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  
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

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  
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  
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  
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  
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  
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  
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  
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鑱空宅主



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  
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  
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耄  
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  
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執中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  
日親族徃徃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在  
世脩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  
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

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范公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  
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  
報謝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  
召則不徃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  
皆徃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  
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  
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鄉使  
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



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  
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  
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元祐初首以  
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  
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  
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  
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詩人類以弃官歸隱爲高而謂軒冕榮貴爲  
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

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  
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  
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  
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  
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更忘情於軒冕耶  
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爲乖崖所禮  
遂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  
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  
哉筆談言有武人忍作詩云人生本無累



何必買山錢遂弃官歸此最勇决予嘗於  
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  
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  
而媿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  
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仁宗時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  
以時按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胡  
宿以謂養廉恥厚風化宜以漸而一切以  
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當少緩其

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 朝廷嘉其言  
是故至今行之

曾魯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  
年雖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  
惟李復圭以為非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  
去饑烏臺上噤無聲魯公亦致仕而去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  
公以司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  
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



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  
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富  
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  
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  
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  
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  
議大夫王御名言皆年七十二太中大夫張  
問龍圖閣直學士張壽皆年七十時宣徽  
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各預預其會

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公素  
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  
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  
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  
傳王公像於是豫其會者凡十三人文公  
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  
公會送羊酒餘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  
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鬢眉皓  
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公又



自警言編卷之八  
為同甲會司馬郎中 程太中珣席司封  
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于資聖院其後  
司馬公與數公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  
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  
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  
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温公取 神  
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隸于榜曰竚瞻堂塑  
公像其中冠劔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退傅張公

士遜樞相張公昇少保趙公槩皆壽至八  
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  
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  
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  
惠致政以詩寄退傅曰青雲歧路游將遍  
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青湘雜記

自警言編卷之八 畢



自警編卷之九

政事類上

政事  
濟人

鎮靜  
憂民附

信  
救荒

通下情

政事

龜山先生語錄云為政要得威嚴使事事齊  
整甚易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  
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  
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  
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  
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



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  
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胥吏  
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  
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  
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  
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

宰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萊公雖有  
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  
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

非也張齊賢儻蕩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  
之所至尤不治上聞之皆不以為善唯敏  
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  
方唯向敏中盡心於民事耳

韓魏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  
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  
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  
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  
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  
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  
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  
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  
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脉不能對病兒服藥  
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  
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  
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  
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揚州

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  
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問如傳舍或問公  
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  
寬以略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也吾之  
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  
耳議者以為知言

張芸叟言初游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  
事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  
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



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  
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  
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  
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  
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  
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  
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  
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  
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

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  
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  
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  
是時老蘇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  
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於  
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張忠定公誄誨李旼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  
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  
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



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  
必有後言矣

張忠定公曰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  
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  
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

張忠定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  
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版謂之戒民  
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湘山野錄

初張忠定公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

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緩輯乎  
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逐冕據  
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州馬  
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  
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  
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間之皆鼓舞相慶  
如赤子父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  
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  
慰愜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



賜詔加獎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四顧之憂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沈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開封府治京師陳文惠公堯佐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陳文惠為政一以誠信每歲

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神道碑

呂正獻公公著為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廳決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賓寮至者毋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為常後雖年高貴重不少替單陋邦也公以愷悌為政不嚴而肅轉運



司輦乳香萬斤配賣郡中公停之郡庫雖  
符檄督迫竟不為強配

諫議劉公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  
叅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  
以來嘗持四字曰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  
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  
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且  
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諫議劉公安世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  
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  
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  
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  
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  
尤善秤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  
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  
不允當噐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  
今所宜致力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即  
惠穆公也



馬永卿問立身仕宦之道於元城先生問家  
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爲出僕復問  
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以法令爲師有暇  
可看條貫又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  
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  
僕初出場屋行已或犯法且爲吏所欺故  
有此言

曾子固鞏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  
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

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  
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  
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  
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  
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  
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  
因能而使公總攬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  
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爲之令行禁止吏莫  
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



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  
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  
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  
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為政本仁惠吏民愛之  
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已取譽常曰  
牢籠之事吾所不為居憲府多所論奏未  
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辯  
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

待物耳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銷鑄者百  
餘人以託質質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宗  
旦曰吾以術陰鈎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  
政以術鈎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慙服  
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范忠宣公知齊州齊為山東劇郡屠販劫盜  
無虛日人或勉公曰公為政素寬然齊民  
兇悍性好剽劫以嚴治之猶不能戢若一



以寬恐不勝其治矣公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治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克民取玩之道也齊有兩司理院囚繫常滿多屠販盜竊而督賞者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通判州事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徃徃待其自以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感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耶遂盡

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爲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爲良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襄城之民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



懷之不忘至今號爲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

邵伯溫初入仕侍講先生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伯溫終身行之

昔錢尚書適爲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它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爲政以名教厚俗敦尚信義爲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爲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爲法



晁文元公迥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  
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免髮膚之傷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徃徃事過不能  
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  
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  
彼此兩得也

又或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  
急則先自處不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  
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  
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  
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  
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  
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  
言也王沂公曾嘗說喫得三斗釀醋方做  
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辨志錄 韓魏公

語錄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

語錄

人有忿

爭者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湏臾之



不忍不可不謹 和靖語錄

趙忠簡公鼎之在越也惟以束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前輩言蒞官處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谷志古清修集

龍圖梅公摯景祐初以殿中丞出知昭州嘗著瘴說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



獄之瘴也昏辰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  
自知乃歸咎之土瘴不亦繆乎其後鄒道鄉志全元符中謫昭因其說以為詩

### 鎮靜

國初趙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之通衢李沆常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元城先生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一人正謂此也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



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  
且其法度不無少害但利多耳後人不知  
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 真宗問王旦誰  
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 上即  
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  
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旦  
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  
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

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  
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  
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  
復見旦而具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  
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  
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  
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  
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  
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



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驚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矣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胡文恭公宿天資謹靜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

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議論類皆如此

初夏人方議講和韓魏公以謂邊備不可弛



請與范公俱出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公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 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廬中范公猶爭以為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琦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會杜祁公富韓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為忤也又別錄云公嘗為門人語此事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

爾如希文亦未

有易動處

慶州軍亂二府入議文潞公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重為先不宜偏聽 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 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王荆公曰所以為此將以去民之害何為不可若萬事隳頽如西晉風茲乃益亂也蓋荆公知公言為已發故力排之初蜀新亂張尚書至公守襲舊制周列更鋪



凡數百所張忠定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張文定公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峻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

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

趙忠簡公鼎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張德遠



非不欲有爲而其効如此亦足以爲戒矣

信

尹先生傳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爲主人之不從者皆已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

伊川先生曰仁義禮智四者有端而信無端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晦庵先生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

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又曰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

史太師浩曰政之大要曰食曰兵曰信民以食爲天一日無食而流離殍餓轉徙於溝壑是食不可不足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無兵以守則雖有險阻必陷於敵是兵不



可不足也夫無食何以養民無兵何以守  
國至於語信則寧去斯二者而信不可失  
何則信蓋民之司命也彼齊威晉文之霸  
志在富國是欲足食也志在強兵是欲足  
兵也而猶待不背曹沫之盟首為伐原之  
舉乃能成霸業信之不可無也如此惜乎  
假之而立霸不能真用其信也人之有生  
惟死為大事寧使其人死於飢餓死於盜  
賊而不可一日無信蓋食可一熟而狼戾

兵可一日而招集惟信一失則天下有土  
崩瓦解之勢泮渙離散不可收拾於是時  
也雖三令五申其誰信乎然則信者真民  
之司命也

張忠定公問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  
即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  
也此一任應稍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五  
年方得成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略



使知環州以屬羗多懷貳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羗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

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羗無不悅服范文正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其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



徹衛與語不疑

趙元昊死子亮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  
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使  
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  
下程公琳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  
信撫夷狄且亮祚幼然君臣和三將無異  
志雖欲有為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  
撫之上以為然

陳文惠公堯佐治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

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  
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  
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  
以惡人待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  
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  
者重出

通下情

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 上召問具得諸  
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者



富韓公言此非 陛下意宰相惡 上知  
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  
元昊北走契丹矣 神道碑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  
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  
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  
矣李昉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  
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  
亦十得八九矣

濟人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一兒偶墮甕水  
中群兒譁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因穴而  
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髫鬢  
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

彭公思永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  
中則思天下之寒者矣其本源如此故仁



恕之善見於天下而人推其誠長者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鑿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鑿之伎君何願焉乃無失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丈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

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鑿果能為良鑿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鑿則未之有也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范公祖禹言 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



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  
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  
田院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  
止以三百人為額則京師之衆孤窮者不  
止千二百人每遇大冬盛寒然後降旨救  
恤則民以凍餒死損者衆矣臣以為宜於  
四福田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  
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略救濟不必專  
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

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  
實惠及貧民 上開納馬家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  
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堤民  
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  
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楫盡救之已而  
丘冢潰

劉彛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歉



民多棄子於道上彛揭榜通衢召人收養  
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  
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  
爲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夭闕者

葉石林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  
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  
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  
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  
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

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旣長或來識認  
耳余爲閱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  
得復取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旣  
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  
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  
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  
從來書於券付之畧爲籍記使以時上其  
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  
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



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閩人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徃徃臨蓐以噐貯水纔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劔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劔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奉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

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爲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爲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偉有戒殺文甚詳行於世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



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

豈其應是乎馳徃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王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徃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



稍長即殺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  
渚有荻場其利甚博而為勢家及浮屠所  
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  
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  
奇以疋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符下  
日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  
之樂

### 憂民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快

快不事事韓琦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  
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

### 救荒

范文正公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是  
時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  
矣吳中喜競渡好為佛事公乃縱民競渡  
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  
出游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飢歲工價  
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



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  
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及公私興造傷  
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游興造皆欲  
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  
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  
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  
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  
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以恤飢因  
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富公弼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  
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  
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  
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  
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  
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  
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  
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  
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



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家  
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  
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  
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  
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  
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  
之飢民聚爲疾疫反相蹈藉死或待次數  
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  
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

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邵伯溫曰富  
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功至知青  
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  
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  
世烏得而窺之哉

韓魏公以益利路人飢爲體量安撫使公至  
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  
以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  
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



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  
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  
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曰等以下  
戶遂貧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  
饘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  
之來更生我也

范公堯夫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  
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  
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

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  
路荐飢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  
懼未有以繼會是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  
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公令官糶所  
收尚不貲又於鄰路市耕牛穀租計戶口  
分貸蕃漢人戶兼以人力墾耕布種甚廣  
遂大有年或言公廩貸過多而無活人之  
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間之爭先輸官  
比使至無負者



趙清獻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  
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  
立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  
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  
價更賤民無飢死者公治民所至有聲在  
成都越杭尤著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  
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  
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勝斗

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  
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  
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  
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  
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曾公鞏爲通判歲飢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  
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  
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



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是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千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繩之境內卒以無擾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已有欽嘆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其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



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其上也令索公裳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

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爲寇王文康公曙奏復之名臣傳

王沂公曾留守洛師歲歉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脅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爲法全活者數千計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嘗命陝雍晉絳歲漕粟以赴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于今賴之吳遵路明道末天下蝗旱遵路知通州乘民



禾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藉蔬蔬日與飯參俵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

公治狀頒下諸郡熙寧中余官于通距公之治逾四十年而民猶詠稱不已

澠水燕談

程顯伯淳攝上元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

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蘇兵部耆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殍京東轉運司亦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



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柰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柰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曰苟有饋運耆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參政王文忠公堯臣知光州歲大旱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

扈諫議稱爲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飢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

馬少保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飢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賙足朝廷從其言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使時屬部歲飢所至  
發公廩又募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  
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給酒官由是獲  
濟者甚衆

梅諫議摯通判蘇州初二浙飢官貸種食已  
而督償之甚急摯上言賑民所以為惠也  
反撓不便因下其奏他州悉得緩期償  
之

宣和六年秋秀州大水田不沒者什一流冗

塞路倉府空虛無賑拯策洪忠宣公皓時  
為司錄事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  
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四隅升損  
市直錢五戒米肆揭價於青白旗上巡行  
無時扶其旗靡者皆無敢貴糶不能自食  
者為主之立屋於東南兩廢寺十人一室  
男女異處防其淆偽涅黑子識其手東五  
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羸不可杖有  
侵牟鬪囂者亂其手文逐之皆帖帖畏伏



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綱常  
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鑠津柵諭守  
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 御筆所起也罪  
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猶未盡  
中道而止則如勿掾寧以一身易十萬人  
命訖留之居亡何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  
曰平江哀號訴飢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  
守具以對即延公如兩寺驗視民肅然無  
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過是也遠

制抵罪得爲君脫之且厚賞呼吏草奏公  
曰免戾幸矣安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  
患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請而  
得至來秋民相携以歸前後所活者九萬  
五千餘人州人旣不死凶年公出無不以  
手加額呼爲洪佛子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歎  
民多弃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  
日給廣惠米二升每日抱至官中看視又



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  
故一境間子無天闕者

自述百編卷之九畢



卷之四